活化利用

知音仍在“绝响”未绝——中国煤矿文工团“广陵绝响”音乐剧场观后感

□ 赵大莹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

“竹林七贤”，在历史文献中不止一次出现，也不仅仅是一个名词。它所呈现的人物群像，已然成为魏晋时期名士精神追求的象征符号，不断被世人探寻。2023年4月1日，中国煤矿文工团“广陵绝响”音乐剧场在大华演出中心首次上演。笔者有幸观看这台精彩的演出，在观演过程中不时被感动、被唤醒，笔拙情真，特志于此，就教方家。

竹林七贤生活的时代，是以风度、风骨名于世的魏晋名士活跃的时代^①。时局动荡，战火纷飞，以至于“铠甲生虮虱，万姓以死亡。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”^②。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，个人往往无力自主命运，又不得不面对突如其来的死亡威胁，只好在煎熬中度日。魏晋名士不得已而独善其身，遽尔清谈，寄托无可名状的痛苦与悲愤，或形于外的任诞纵情、不拘礼法，被后世称为“魏晋风流”。《广陵绝响》便是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徐徐展开的一部音乐剧场作品。

一、渐进式展开的四幕场景故事

除了序和尾声，演出共分为四幕，一点点渐进式地向观众展开竹林七贤的故事。

由清秀隽逸的向秀开场引导，第一幕的故事呈现了主要人物及其特点，包括在独白与旁白中介绍六贤回忆的共同友人——嵇康，以及他在山中“打铁”、撰著《乐无哀声论》、古琴曲代表作《广陵散》等故事片段。既表明贯穿全剧的中心线索人物，也穿插了每个人最重要的特点。

第二幕故事，以六贤的互动和独白，呈现在特殊背景之下，每个人做出的不同选择，读书、云游、假面、乐曲、纵酒、入仕，等等。而刘伶的《酒德颂》的演绎，让这一幕故事越发动人心弦。从这一幕开始，贯穿全场的还有那一声声呼唤，“来者何人？”

^① 名士，最初是指具有德行道术，但隐居不仕之人。《礼记》云：“天子布德行惠，命有司发仓廩，赐贫穷，振乏绝；开府库，出币帛，周天下，勉诸侯，聘名士，礼贤者。”，正义释为：“名士者，谓其德行贞纯，道术通明，王者不得臣，而隐居不在位者也。”见〔清〕朱彬撰；饶钦农点校：《礼记训纂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6年，第234—235页。东汉开始，名士开始演变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群体，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“东汉名士”。

^② 〔汉〕曹操：《关东有义士·蒿里行》，〔梁〕沈约撰：《宋书》卷二十一志第十一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4年版，第606页。

第三幕故事，则以更加丰富的肢体演绎，陈说面对生死风暴之下嵇康的选择。而六贤的追问、叙说、流泪，以及那一声声言说志向的呼声，撞击着观众的心灵，也催动了泪腺。那颗在六贤手中递传的小球，以圆融之光，映射出竹林七贤对于嵇康赴死的感怀、对心中自由的渴望、对兼济天下的志向，对自我荣光的追寻。

第四幕故事，以古琴旷远之声，送别嵇康。以嵇康之论、之诗，作为挥手告别的思念。超然物外，遗世独立，清弦落落，唯知音懂。这一幕引领观众进入到“心动于和声”的世界^①：入林有金兰，相惜且相伴。琴曲一段段，思君泣涟涟。

二、辨识度清晰的竹林从游六贤

我以为，这个演出能够令人印象深刻，一方面是紧凑的舞台让观众可以看清演员的微表情、看到侧舞台各种乐器的奏鸣方式，从而具有更强烈的互动和沉浸感；另一方面则是演员们动静结合的演绎方式，极有辨识度的角色特点，丰富了观众的代入体验。

比如，在出场的安排上，配合打铁的打击乐声，六贤在向秀的开场白后，开始共同回忆那个“千年不出的奇才”嵇康。而后便是天才学者向秀、以及抱着乐器，“听见没有声音的声音”，俯仰之间循音而至的阮咸，陆续步入舞台中间。以《声无哀乐论》的讨论和《广陵散》古曲之名，引出了七岁不食道边李的角色——王戎，点出他现在吝嗇守财的形象。以入仕之俗，展现身居庙堂的山涛仍有心入山林的风范。再到背着锄头、抱着酒坛的刘伶和酣醉舞剑的阮籍。每个上场的角色，都在回忆嵇康的言谈举止中，呈现了自己的特点和故事，可以让观众与心中的想象进行对比。

再如第一轮的小高潮是阮籍、刘伶、阮咸三人争乐器的表演，生动活泼，让人在笑声中发出疑问：阮咸，那个听见世界的耳朵，听见了自己的内心吗？自得其“乐”之乐，真的有得到那份快乐吗？

而当刘伶以精湛的台词、华丽的舞姿，充沛的感情，演绎出《酒德颂》全文的时候，我非常吃惊。我瞥向其他人，发现大部分都是挪不开眼睛地盯着舞台。《酒德颂》有些生涩的文言，经过旁白的适时解说，观众不是特别难理解。但我萦绕脑海的，是止不住去想，风暴在侧，即便避入山林，真能“纵情任意，为所欲为”吗？真能“无思无虑，其乐陶陶”吗？

还有令人难抑哽咽的场景——阮籍哭嵇康，他汗水淋漓、泪眼依稀、情感激越的样子；让人慨叹的山涛无奈入仕与被“绝交”；那少而聪慧，现在却灯下数钱、以吝嗇面具示人的王戎；等等。何为妥协？何为自见？角色们的表演不时地触发观众去打破第四堵墙——不单是共鸣体验，而更想要思考角色背后的种种原因。

^①（三国·魏）嵇康《声无哀乐论》，见〔清〕严可均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卷四十九，民国十九年（1930）影印清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黄冈王氏刻本。

三、“当如此、不相负”的执着之志

如果说紧凑生动的场景故事、惟妙惟肖的角色塑造、恰到好处的现场配乐等，让这场演出分外精彩的话，我更想强调的是，作品所呈现的价值观，是让它持久地打动人心的重要因素。

首先是那种“不忘初心”的执着，秉持家国天下的抱负和志向，在“是非蜂起”的时代所做出的选择。随时处于危机之中，可否仍然保持精神上的从容自若，保持对真、善、美的追求，保存抗争而不问胜负？进取与退舍，挣扎与坚守，改变与逃避，通过作品，你发现，一个人执着于什么，他就是什么。嵇康的目标非常明确，山涛无法改变他，其他五贤亦然。所以他们最终尊重嵇康的选择：“目送归鸿，手挥五弦，俯仰自得，游心太玄”^①。对于朋友，尊重他的选择，才是最好的尊重。

其次是贯穿全场的情绪，一直在提醒观众思考自己的人生。六贤的无奈和悲壮，催人泪下的咏叹，一次次，递进式地激发观众的反思——那个志同道合的知己，是多么珍贵难得，此生必不相负！

第一次听见刘伶问：“请问来者何人？”“一生得一知己，何如？”被五贤齐声应和而震撼：“当如此，不相负！”此时，我觉得他们是在呼唤嵇康。第二次听到类似的呼唤，我不由地感到难过，因为时光倥偬，知己难聚，开始代入自己的情绪。第三次听见，我不免思索，刘伶在《酒德颂》里提到的“陈说礼法，是非蜂起”^②，会是嵇康想到的吗？会是六贤想到的吗？在理想与现实冲突，在需要以生命来捍卫志向的时候，他们纵可直面，可释然否？

当山涛、王戎、向秀都在诉说挽救嵇康的可能性时，阮籍却泪眼阑珊地独自舞剑。我不知道是不是阮咸的呼喊“荣光和美德已经死去”，强烈地撞击了我的心田，让抽痛而落的泪滴，传递肺腑迸裂，激发了那藏不住的“对山顶的信仰”？

哪里有路？什么是应该？

后来的群体赴死，虽然选择不同的死法，我想，他们应该是抱有一样的心情。当风暴来袭，死有何难，活着更需要勇气。行为陶兀、内心清朗的刘伶，心中自有尺度，不喜俗人交游。年龄相仿的向秀与阮咸“各任其性”，或醉心学术，或寄托于音乐，追求逍遥。而带上假面的王戎，是会拥抱圆满的无趣还是争取破损的生动？

就个人而言，难免总有对环境意不平的时刻，那么在分岔的路口，要如何选择——这样做了。只能这样做了。竟然这样做了？还能做更多！？千年之后，我们内心进退有了更多的参考。康德在《人类史之臆测的开端》中写道：“背弃自然冲动的机缘可能只是一桩小事；然而，这个首度的尝试之效果——亦即，意识到自己的理性是一种能力，能使自己扩展到羁束所有动物的界限之外——确实非常重要，并且对生活方式有关键性……不顾自然底反对，首度尝试去作一次自由的选择——以首度尝试来说……人却对此打开了眼睛。他发现自己有一种能力，能为自己选择一种生活方式，而不像其他动物一样，被为唯一的生活方式所拘束”

^①（三国·魏）嵇康《送秀才入军诗》，卷七十三“僧皎然”，（宋）计有功撰、王仲镛校笺：《唐诗纪事校笺》，中华书局，2007年，第2408页。

^② 见《酒德颂》，载（唐）房玄龄等撰：《晋书》卷四十九《刘伶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74年，第1376页。

^①。故而具有理性的判断，进而做出自己的人生选择，这正是竹林七贤带给我们的思考。可以说，在审思价值观方面，《广陵绝响》无疑做到了引导与启发。

四、其他

以上的个人观感，我觉得很符合嵇康所谓《声无哀乐论》。也许作品本身想表达的并非是我感受到的情绪和价值，更可能是因为我带着自己的情绪，在作品中寻找到自己的共情。那些青涩又明媚的少年、沉重又坚定的中年时光，在面对不同时代问题的时候，要用什么样的智慧去做出选择呢？爱因斯坦说，“我完全不相信人会有哲学意义上的自由。每个人的行为不仅受外界强迫，还要符合内在的必然”，“但每个人都有一些理想来决定他的努力方向和判断……照亮我前方道路的理想是善、美和真。他们不断使我充满生活的勇气，使我乐观面对人生”^②。并且“只有以伟大而纯洁的个人为榜样，才能把我们引向高尚的思想和行为”^③。

当创作者们以艺术的眼光搭建出这样一个穿越古今的剧场作品，它的确做到了帮助我们发现自己，并且把有一些说不清的哲思刻画并固定在演出之中，提醒我们不要忽视那些把握人生走向的每一个选择。正是这些选择，丰盈了我们过往的记忆，塑造了我们现在的状态，也将决定我们未来的生活。从这些来看，《广陵绝响》这部作品所演绎的竹林七贤，作为一个文化意象，其所传递的价值，可以说是知音仍在、绝响未绝。以扎实精湛的演技、真情流露的故事、富有启发的内容，《广陵绝响》在基于史实的合理化虚构创作中，依然表达出作品于当下的意义。

^① [德]伊曼努尔·康德著、李明辉译注：《康德历史哲学论文集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20年，第68页。

^② 《我的世界观》，见[美]爱因斯坦著、张卜天译：《我的世界观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23年，第3—4页。

^③ 《论财富》，见[美]爱因斯坦著、张卜天译：《我的世界观》，第9页。